

囤积的背后



张佳玮

自由撰稿人

Free Lancer

杂食动物

余华《许三观卖血记》结尾有段绝妙的剧情。许三观一辈子靠卖血来渡过难关，很是悭吝，不肯为自己花钱，除了卖完血后去吃个炒猪肝喝杯黄酒。到晚年，想自己享受一回，习惯性去卖血，人家不要，他急得哭了。妻子说，我们自己有钱。给他点菜，问他要什么。许三观反复要了三份炒猪肝与黄酒，排在桌上，笑逐颜开；吃一份，看两份，对妻子说自己就这辈子吃得最好。

所谓有钱了有什么买两份，吃一份看一份，大家都当笑话讲，其实特别写实：匮乏过的人，都有对匮乏的恐惧；吃着碗里是身体高兴，看着锅里的是心理高兴。

我已故的太婆，20 世纪初生在常州，据说是家乡出了事，才来无锡的，怕了。她床底下，总藏着一缸小米。别人来打砸收，也搜不走，她觉得安全。每当被说起来，便是：“你们没吃过苦头！”

后来我读阿城《棋王》，小说里“我”给爱吃的王一生说了另一个囤积的故事，即杰克·伦敦的《热爱生命》：经历艰险的主角犯了囤积病，在褥子底下藏饼干。王一生对这个故事，有很矛盾的评价：“这个人是对的。他当然要把饼干藏在褥子底下。照你讲，他是失去食物发生精神上的恐惧，是精神病？不，他有道理，太有道理了。写书的人怎么可以这么理解这个人呢？”类似的故事，巴尔扎克小说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里也有。英法交战时，糖一度是奢侈品，所以

哪怕拿破仑都下去了，吝啬鬼葛朗台还觉得喝咖啡不该放糖，“多放点牛奶就不苦了！”。囤积和吝啬，是会有延续性的。

大概，真得经历过了，才会知道，每一种囤积背后，都有无限深藏的痛苦。那藏在褥子下的饼干，床底下的米缸，不下糖的咖啡，三份炒猪肝与黄酒。每一点每一滴囤积的背后，都是曾经匮乏过的痛苦与阴影。

21 世纪物质丰足，似乎不用囤这个了。但游戏玩家大概都有过囤药的经验：“这个

药存着留到打 boss 用”“这个技能存着留着打 boss 用”……哪怕许多药到通关都没用过。大概，在二次元谨小慎微，是因为三次的压力？我小时候周末打游戏谨小慎微。每次干点啥就要存档。打 RPG 像仓鼠囤药不敢吃。暑假打游戏时肆无

忌惮，怎么大胆怎么来：因为周末游戏时间珍贵，一寸光阴一寸金。暑假时间充裕，尤其双职工家庭孩子，白天想干嘛干嘛，胆子自然就大了。

单机游戏本是无痛苦的安全冒险，让每个人可以展翅腾飞。其美好恰在于不涉及时间，总可以重新开始。然而玩家时间是有限的。小时候总想着“以后长大了就有无限时间可以玩游戏了”，但真有那么幸运的人，其实少之又少。所以游戏中谨小慎微的习惯，多来自现实生活的压力。所以二次元世界里的游戏世界都很美好，胆战心惊的压力，都来自于玩家所处的、三次的现实世界。█

大概，真得经历过了，才会知道，每一种囤积背后，都有无限深藏的痛苦。